



春至二月

晓蔚

《尔雅》曰：“物换春回，鸟兽生角，草木甲坼。”仲春时节，睡龙抬头的同时，也唤醒了春雨，万物得到春雨的滋润，开始了新一轮的萌发。春雨过后，天地间仿佛一夜之间变得生机勃勃。此时来到屋后，总能发现，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枝条冒出了新芽，嫩油油的，看得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

春二月，又称为“卯月”，如《律书》

所言：“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每年二月，百草生发，人们喜爱到郊外挖野菜，或到自家菜园中摘取新菜，做成菜肴，尝一尝春天的美味。吃春菜，这是从古至今，人们迎接春天的一种仪式。

宋人张耒本欲出门郊游，采得青菜烧一锅肉菜汤，因雨大路滑，不能出去挑菜做羹了，只好坐在家中，回忆故

乡菜园中那生长茂盛的蔬菜，仿佛又听到引来春水的轳轳的声音……一首“久将松芥苜南羹，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故园蔬甲好，一畦春水轳轳声”流传至今。记得宋人贺铸“仲宣何遽向荆州，谢惠连须更少留。二日旧传挑菜节，一樽聊解负薪忧。向人草树有佳色，带郭江山皆胜游。载酒赋诗从此始，它年耆老话风流。”春来大地，花草

树木，万物更新，新旧旧友趁着暖暖春意，闲谈赋诗，把酒言欢，共话风流，好不快活。这些烙印着先人们生活印迹和对理想生活的精神追求，如鲜花般点缀着我们今日的生活，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对春的向往从未减弱。今年立春，北京冬奥会开幕，而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也恰逢“二

月二”。春回大地，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够拥有最美好的春景。

春华秋实，春生秋收。和风细雨里，人们也开始了繁忙的春耕，在土地上耕耘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耕一份心田，让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春至二月，呼春气，抖擞精神，在融融的喜气中，所有的艰难会成为过往，所有的明日皆可期。

远去的牛

李凤玲（山东）

每年一到春天，我就想起老家的牛。

我家的牛，样子很憨厚，很是讨全家人的喜爱。父亲和爷爷，总是精心地给它准备草料。那时候，似乎家家都有一口铡。长方形的木墩上，一口明晃晃的大刀立在豁口处。

该给牛准备草料了。父亲脱了笨重的老棉袄，只穿了秋衣，握住铡刀那粗粗凉凉的刀把儿。爷爷则抱住一捆玉米秸秆。父亲把铡刀竖起，爷爷便把秸秆伸到铡刀底下。只听得“嘎吱”一声，父亲的铡刀落下。碎了的玉米秸秆从铡刀的另一侧，蹦了出来。父亲再次掀起铡刀，爷爷再次伸进秸秆。如是反复。一捆又一捆的玉米秸秆就这样被爷爷和父亲铡成非常规则的小段儿。凉凉的铡刀把儿早就被父亲握暖了，铡好的秸秆也已经撒进了石槽，成为牛的美餐。

那时候的牛，应该正值青壮。它拉磨、拉碾、拉地排，拉犁、拉耙、拉楼车。家里那些最重的农活，都仰仗着它。当然得用心地饲养。

冬天天冷，田野里也不见青色。牛只能吃干的草料。若是夏季一到，便是牛们的好日子。我扯住那黑油油的缰绳，和牛一起，行走在田野河畔。最常去的地方，是村东的大河。一想到两岸那绿油油的青草，我比我们家的牛还要兴奋。只要它们能快快地吃饱，我就能快快地解放，也好的那天高水阔里，自由地玩耍。

但牛却是很挑剔。那些看起来非常茂盛的草，它并不感兴趣。它单拣那些看上去很小很弱很瘦的草。瘪瘪的肚皮也就很久都不能撑起来。我问母亲：“为什么牛不吃那些高高的茂盛的草？”母亲一笑：“那些长得好的，多半是被牲畜拉上了粪便，所以才长得茂盛。牛当然不吃。”

恍然大悟的同时，我觉得人在某些时候，还真不如一头不会说话的牛。

放牛的时候，我握紧了缰绳。牛拉住犁铧的时候，还是由我，握紧了缰绳。

小时候的印象，总觉得那一垄一垄的田地，好长好长。父亲一手扶住犁把，微微倾斜着身子。他的另一只手，有时候会握一根细细的鞭子。那鞭子经常会扬起来，但并不会打在牛的身上。最多，也就是用一声长长的吆喝，虚张声势。牛也并不偷懒，它卖力地低头前行。犁铧过处，是散发着清香的，黑黝黝的土地。

辛苦的牛，实在是应该得到人类的疼惜。

我们家的牛，在繁忙的劳作之余，还在家里的那棵柿子树下，诞下了牛犊。刚出生的牛犊很快就能站立。牛妈妈用舌头舔舐着它的每一寸毛发。那望向牛犊的目光，和村里那些怀着新生儿的母亲，毫无分别。牛和人一样，都是大自然的生灵。它们虽然不会太过复杂的有声表达，但那一声或长或短或缓或急的“哞”里，有着和人类一样的悲喜爱憎。

我们养着大牛，也养着小牛。但不等小牛扎上鼻圈，就已被牵到集市里卖掉。那是贫困的家庭里，一笔不菲的收入。选择买主的时候，父母亲也特别留意。他们说：“买牛的人家看上去也慈眉善目，应该不会亏待我们的牛犊……”

失去了孩子的母牛，目光哀哀，无精打采。我不记得我们家的牛最后的归属。或者，我是刻意地忘了这结局。只记得它在最后的几年，已经不太有劳作的功能。飞速发展的时代让农业一天走进了机械化，曾经繁忙的牛们，也被从犁耙上彻底记录。

只记得最后一次放牛，也是个夏天。牛仍是挑挑拣拣，对于那些特别茂盛的青草，连闻都不会闻一下。我那时已经读大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缓缓地松开了手里的缰绳。曾经在我们的生活里举足轻重的牛，悄悄地隐进了时光之中。

春盘二味蔬

宋扬（四川）

却记忆犹新——“芫荽散发出脉脉的香气”。芫荽就是香菜。我一度十分纳闷儿：陕北不是应该叫香菜吗？怎么和巴蜀一样叫芫荽呢？

牛肉炖白萝卜，香菜可于红白间增一点绿，提三分香。吃火锅，独香菜缺不得，也替不得。开春后，火锅之思馋虫扰心。于集市买来一众食材，电磁炉上桌时，小女方惊呼“香菜呢？”，于是，我只得立即驱车再奔市场。

遥记十来岁时，天天为碗里米少红薯多发愁，谁吃痲肠寡肚的香菜？大伯在外地当工人，退休后回村在自留地里种了几窝香菜——他应该是村上最先吃香菜的人。他这癖好可能源自他在异乡的生活，他说真香啊，我说臭死了。当然，他吃的香

菜也不是用来佐牛肉或火锅——只是拌在豆瓣酱里。人的口味是会改变的。后来生活好起来，餐桌上荤腥不断后，菜品不再局限于老几样了。我家也撒上了香菜籽。春到，掐一些香菜，用芝麻油、红油辣子、花椒油、生抽、白糖、精盐拌了，解过年大鱼大肉之油腻。

对香菜“春天第一蔬”的名号，折耳根绝对不服。一些人对折耳根的偏爱，较香菜有过之而无不及。折耳根之爱有地域限制。回忆两年前，蜀地爱心人士把大量折耳根赠送给湖北同胞，同胞们喜忧参半——对折耳根束手无策。于是，网上小视频刷屏——四川的大厨小厨们又耐心地教做折耳根。招数有二：一凉拌，

二炖煮。凉拌法同香菜。炖煮可配半肥瘦猪肉，蹄膀尤佳。至于放到火锅里当素菜涮煮，则又是贪火锅之人的最爱了。

老家屋后，田埂人迹罕至，每年定时冒出些野生折耳根。种是省了，撬出一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古井里的山泉水堪比“沧浪之水”，摘须洗泥，奇香悠远。再以泥水浇灌田埂，来年又将冒出新折耳根。如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苏轼说：“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我想，那“青蒿”一定包括了香菜、折耳根吧。“料峭东风”已然全换作春的温暖。春天，就这样带着菜蔬的馨香慢慢走向火热的夏天……

夜和草的形状

贾璋岷

夜的形状是流水一样地的形状把清露擦亮满目的青蒿还在沉睡海阔天空的梦境把尖叶林带的光环点亮几句清香的诗句徐徐展开香气就搅成雾的糊状

静静的湖水还有飞溅的清泉借着力量悄悄地窥视露水的起伏她们一起走过洪荒每一次黎明都迸发青芽每一粒青芽都是她们自己的露珠接受过黄昏的追逐追赶过星月的微芒一次次遥不可及的苦途就为了朝霞中的圆满通畅

她们的心事在暗暗较劲每一种孕育都有自己的习性蟋蟀在暗暗墙角鸣唱湿腻的声音了结一段风尘往事流转的光便在草丛间默默闪耀奔涌出一阵阵悸动的认知和饥荒荒原听到了陈年的青春和奔放

述说的翅膀装点起湖的矜持和瀑的躁动露珠什么也没有讲只朝蟋蟀曾经鸣唱方向望望向湖水和飞瀑打了个招呼在草丛里她很安静像一抹流霞如此安详

我从草丛走过

草丛里肯定藏有故事我从草丛走过故事便缠着我的裤脚把清新淡雅的草味传染过来急匆匆的脚步便有了依恋

早上的故事如同松露般清纯每一滴都带有森林气息森林在微风中苏醒便是松露的节日

中午的故事浸湿在艳阳的角落每一刻纬度都是新方位放射状的纹理细腻出遥远的回声

夜晚的故事有几分神秘夜莺为故事伴奏出沉静的旋律平淡就成了小诗诗的滴答便是露珠的節奏

我从草丛走过故事就这样带走

远行的背景

低低矮矮的山坡把光线拉出暖昧的曲线背着行囊把远行的地图校准

初春的柔韧度壮阔出一片耀眼阳光背景墙在阳光下战栗海棠花上的蜜蜂金绒绒地执露土地的热气唤起秋露的记忆记忆中的寒风凛冽成了一道具背景

曲曲弯弯的山路哪里传来黑蝉的翅鸣它的躯壳是一味中药在吧嗒的炉火上硬生生挤进大自然的馈赠生活总是在运行一次次的馈赠就是背景墙的装饰

于是，每一年，我们都将收获更美好的生活。



春耕，在大地上写诗

仇士鹏（江苏）

春耕，是缄默寡言的农家人对土地的一次盛大的抒情。

水田里，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披着经冬未消的白雪，迈着细长的腿，侧耳谛听春天的脉动。燕子剪开了柳叶，衔着从南国带回的春天的消息，在天地间奔走相告。村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下，它还没从严冬的僵硬中缓过劲来，睁着惺忪的睡眠，望着冉冉升起的炊烟出神。风中，春寒犹在，却已润上了晨光的明媚，拂过父亲的每一次呼吸，在水田里划开道道涟漪。

“走，下田去。”父亲抖了抖牛绳，招呼着老伙计，共赴这场与春天的约会。

蓑衣是父亲的礼服，斗笠上有一年年的春天留下的吻痕。牵着牛，扛着犁铧，父亲像是诗人举起了手，把灵感提在笔尖，准备在大地上纵情泼墨。走进水田，脚步认领着大地的肥沃与强壮，闲置了一个冬天的双手把犁紧紧握住，坚硬、充实的触感

让父亲的心踏实而愉悦。

随着风甩出一声清亮的呼号，蓄势已久的耕耘终于从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宣泄、挥霍，趁着激动的心情，借着一鼓作气的东风，为整片田地都写下人对春天崭新的定义。你看，犁铧正卖力地破开土层，种下入木三分的诗行，用铺陈、起伏的排比虔诚地颂扬春天。当波浪涌动的时候，一声声惊叹将顶着深深浅浅的绿意，从大地上次第生长出来。

牛打着响鼻，与远方的白鹭与燕子一一问好，休养了一个冬天，消融的冬雪在四蹄间转换成源源不绝的动力。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不会说话的她，调皮地甩动尾巴阐述它的欢喜。蹄子下，烂泥块向后翻起，又被父亲踩开——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苦涩与辛劳，让它们化作岁月的福祉，呵护新生的故事生长、冲破，一年更比一年丰茂。

休息的时候，父亲也要让自己的

脚和田野靠在一起。坐在云的下面，坐在田野的边缘，他的目光缓缓向上抬起，越过村庄的篱笆，沿着杏花遥指的方向一路飘向天空，望向降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雨，望向贮存在天空上的一米米阳光。那一刻，无数农影在他的早烟里冒出，他佝偻的身躯渐渐有了气象学专家的轮廓。

唐代诗人钱起曾遗憾地说道：“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其实，这片漠漠水田就是最好的经书，农家人一直是最勤奋的求学者，日日耕读，夜夜怀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于是耕种的姿势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最质朴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而稳重地前行，收获。

“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并不会背唐诗三百首，却能慢条斯理地吟诵“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和播种的技巧一起深深烙印在他的骨子里。当春雨如约而

至，父亲便会点着烟，坐在窗户旁，静静地听它呢喃絮语，听着这一年的生活淅淅沥沥、轻轻抽芽的声音。

或许，比起我，父亲更懂得春天的浪漫吧。

如今，我已经脱离了乡村，过着脚不沾土的生活，但每到春天，我总会想起春耕时的情景。原来，时间也像一头老牛，早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一些风雨温柔的梦里，我依旧能够听见犁与土壤的对话，而春天便在日子里更茁壮地生长出来。

我渐渐意识到，春耕已经脱离了一项农事的概念，成了一枚文化符号，一种生存美学的象征，一种希望与喜悦在春天的隐喻。那一幅幅田园风光的素描，在每一年春回大地的时候，都酝酿着勃发的灵感，等待着一颗颗热爱生活的心前去耕耘，去着色。